

98年 /社會光明面新聞報導獎/5.30

2009/08/05 23:38:13

「迢迢長照路」系列報導二

前言：人口老化後的長期照護政策，是台灣再也不能等的重大課題。家裡有個人倒下，照顧重擔常拖垮整個家庭；當國家袖手，人民只能痛苦承擔。

研究顯示，台灣的女性家庭照顧者高達七到八成，「照顧者女性化」現象普遍。她們長期守在病榻，消耗體力、犧牲青春，甚至漸漸失能，誰來關心她們？

愛的勞務誰扛？八成名字叫女人

【本報記者梁玉芳】

住在桃園的上班族吳文敏記得，婆婆中風那天，一踏入家門，先生就對她說：「你要不要辭職，我媽中風了。」吳文敏回憶，聽到這句話，她真覺得委屈，因為這句話背後的意思是：照顧生病的婆婆，當然是媳婦的責任；就算是親生兒子，「孝道是由妻子代行的」。

吳文敏說，她和丈夫一樣有工作，她寧願撙節支出請看護，「算是買分自由」，「我不想變成另一個累到崩潰、悶死婆婆的『驚世惡媳』。」

今年年初，高雄一名婦人綁住癱瘓的婆婆，再用枕頭悶死老人家，情節驚人卻讓承受「長期照護」壓力的照顧者感同身受。接來母親讓妻子照顧的丈夫說「不忍苛責」，但妻子的照顧重擔又豈是命定？

交給女兒、老婆、媳婦…

當家人倒下，立即接手照護重任的，幾乎是家中女性，不論有沒有血緣。研究指出，全台灣的家庭照顧者中，女性照顧者就占了七到八成；「照顧者女性化」現象十分普遍。甚至，「二分之一的女性照顧者是沒有其他親友可以替手的。」家庭照顧者關懷總會秘書長陳穎叡感嘆：「長期照顧是非常、非常孤獨的事。」

根據家庭照顧者關懷總會統計，台灣由親人照顧的失能老人大約有十八萬人，加上由親人照顧的四十餘萬身心障礙者，台灣的家庭照顧者至少有六十萬人之多；家庭照顧者平均得照顧失能家人六年半；四分之一的照顧者甚至守在病榻十年以上。

老人福利聯盟秘書長吳玉琴指出，在台灣，男女婚配常是男大於女，台灣女性的平均壽命是八十二歲，男性只有七十六歲，老病都早於老妻；老男人失能，大半是老妻照顧；當老女人也失能了，照顧者就是媳婦。

失去工作、青春、快樂…

政治大學社會系教授呂寶靜研究指出，家庭照顧是「愛的勞務」，女性照顧者除了承擔體力負荷與壓力、經歷情緒感受的煎熬外，還要付出極大的代價：「經濟上的依賴和老年的貧窮」。

薛小姐原本是百貨公司的「櫃姐」，但母親中風後，她辭職回家當母親的專職看護。但孝順不能當飯吃，她只能靠著積蓄和手足偶爾的接濟過日子。九年過去，她的青春流逝，母親去年撒手人寰，錯過婚姻的薛小姐發現自己一無所有，除了「低收入戶」的資格，好讓她每個月領五千元津貼過日子。

期待重新踏入職場的薛小姐說，過去九年最苦的不是體力付出，而是有太多的情緒無處訴說，當醫師說「你得了憂鬱症」，她才發現，已經很久沒有快樂過了。

害怕批評、眼光、罪惡感

照顧是如此勞心、勞力又不被社會重視，女性何以成為家庭照顧主力軍？學者認為，社會的「性別角色分工」意識型態已根深柢固，當女性無法善盡照顧職責時，自己會有罪惡感，也怕遭受親友、鄰居議論。

再者，目前的勞動市場中女性的平均薪資約是男性的三分之二，所以讓女性辭職，回家照顧病人是理性的選擇；但很少人想到，「照顧家人」也該是「一份工作」，照顧者只落得口袋空空，還要忍受其他成員對照顧成果的挑剔和指責。

當政府宣布，規畫中的「長照保險」初步決議要將家庭成員照顧納入保險現金給付範圍，等於是肯定「愛的勞務」為有給職，正視他們的付出。

家庭照顧者關懷總會理事長、陽明大學衛生福利研究所副教授王增勇指出，新政策代表的意義是，失能者的照顧應由國家提供，家庭成員的照顧不再是基於家庭倫理責任的無

的意義是「八股」的照顧應由國家提供，家庭成員的照顧工作應坐落家庭而非具社會報酬勞動，而是受雇於政府的有酬勞動。

王增勇認為，從這個角度看，長照保險的實施不只是財務籌措安排，更是對以女性為主的家庭照顧分工傳統「提出的文化挑戰」。長久被隱形在家庭中的照顧者，「她們」的辛苦與貢獻終於被看見了。

【2009-05-30/聯合報/A3版/迢迢長照路系列報導】

《手足分工 愛的難題》

肢障女守著失智媽 因為她走不開

【本報記者梁玉芳】

一開始是這樣的：八十六歲的母親出門找不到回家的公車站牌、燒水忘了關瓦斯、燒菜一定焦掉；直到母親幻想的誇張情節才讓李燕驚覺：媽媽失智了。

照顧失智老人不容易，如果照顧者是殘障者，更是艱難。

李燕是小兒麻痺患者，她穿鐵鞋、拄單柺，主持廣播節目，還念研究所。在兄姊各自嫁娶，照顧母親的責任就落在她身上，即使她連彎腰都困難。

童年時的母親極度嚴厲，老來卻成了愛撒嬌的老孩子。每天總要等李燕下了夜班幫母親洗澡。李燕記得，有天實在是累了，記憶退化的媽媽在浴室興奮地講個不停。李燕忍不住催：「可不可以快一點？」

老殘二人組 火氣十足

照顧壓力化成火氣，「好想一巴掌打下去呀。」李燕被自己的念頭嚇呆了：「我一動手，就是家暴了。」李燕說，「我現在可以體會，為什麼媽媽以前常常打我們；動粗是最容易的發洩。」

母女兩人是「老殘二人組」，都能申請居家服務員。但是時數太少了，一天只有兩小時。母親失能愈厲害，她就愈無法負荷。母親站不起來上廁所那天，李燕拄拐杖問老媽：「我們包尿布了好不好？」

現代手足如何分擔照顧老去的父母，是最難的功課。「大家都覺得媽媽是我的責任，因為我殘障，小時候花家裡最多錢；其實，是因為我殘障，所以我走不開。」念心理研究所的李燕把自己的故事當個案分析。

「很多殘障者都成了老年父母的照顧者。」李燕說，像朋友文玲是輪椅族，還有嚴重脊椎側彎，在家照顧八十多歲、癌末的父親。有天父親踢翻尿壺，喊她，她推著輪椅努力爬上床，用抹布擦乾床墊；至於地上的尿漬，她和躺在床上的父親，都沒有能力彎腰清理。

奉養成天職 談錢傷心

父女倆默然對坐，就這樣等著上班的弟弟回家善後。「殘障者好無能啊，文玲說這是她那一刻最深的感受，我完全能明白。」

當母親認不出廁所方向、李燕也扶不動時，她與手足商量，「非請外勞不可了，我撐不下去了。」誰該出錢，卻變成「誰愛不愛媽媽」的親情論戰，這一幕令人難受；她提議手足出錢讓失業、失婚的姊姊照顧母親，哥哥卻質疑：「照顧媽媽是天經地義，怎麼可以拿錢？」姊姊也寧願外出工作，不願面對挑剔、失智的母親。

日夜照護讓李燕心力交瘁。直到印尼籍看護「達咪」來到家裡，李燕感激地說，她和母親都因為達咪過得「比較像樣」。

還會活兩年？竟鬆口氣

去年，李燕失業了，現在的生活和外勞費用都是「吃老本」，她很惶恐。年前，和大姊去算命，相命仙告訴她，媽媽會再活兩年，「我竟然鬆了一大口氣—只要再熬兩年？」這反應說來無情，卻讓她看見自己守著母親的無力與無助。 【2009-05-30/聯合報/A3版/迢迢長照路系列報導】

《沒錢苦差事》

照顧津貼5千 限制一大堆

【記者梁玉芳／台北報導】

「照顧失能家人，也該是有給職。」前民進黨立法委員王榮璋指出，在老人福利法及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中早就已經明訂，應該發給照顧老人及失能者的家屬照顧津貼，正視照顧者的社會貢獻。

但是，目前政府只針對老人開辦「中低收入老人特別照顧津貼」，只有中低收入失能老人的家人每月領得到五千元的照顧津貼。

就因為限制太嚴，開辦六年以來，全台灣每年只造福七千至八千人次的照顧者，比起全台灣約五十萬名的家庭照顧者數量，簡直杯水車薪；而日，大部分的家居照顧者都不知

口為約五十四萬的家庭照顧者數量，而且皆為小戶戶，而且，八成的家庭照顧者即有這項福利。

王榮璋指出，以去年為例，全台灣的發放人次為六千五百一十九人次，發放金額為三千一百七十六萬元，初估發放人數僅有六百廿人而已；還曾經有縣市一年只有兩、三人申請。他認為，原因就是縣市政府要自籌預算，於是限縮發放條件，還怕民眾知道，並且設下條件：領了照顧津貼，就不能享有任何照顧服務或補助，「這等於是懲罰孝順的人」。

目前規畫中的長照保險計畫發放照顧者津貼，若是保險給付性質，未來就不能限制領取者的收入條件。

【2009-05-30/聯合報/A3版/迢迢長照路系列報導】

《名人有準備》

吳念真買長照險 林萬億存健康本

【記者鄭朝陽／台北報導】

面對老年生活，導演吳念真說：「我們是奉養父母的最後一代，也是被兒女棄養的第一代。」所以他萬事未雨綢繆，「我交代兒子，我掛了，就學聖嚴法師，燒成灰埋在樹頭就好。」

拍過「多桑」描述父親老病情景，吳念真說，他不會受得了老來躺在床上、插著鼻胃管，天天望著天花板發呆，因此，一旦病重了，老婆和兒子會放棄侵入式急救，讓他走得舒坦點。

吳念真說，長期照護老病者對家人真是折磨；現在能做的就是盡量保持身體健康。不過，細心的老婆還是為兩人買了長期照護險，「不論誰先倒下，不怕『久病無孝子』，也不必拖累另一半。」

長期研究長照制度的台大社工系教授林萬億說，他從年輕累積「健康本」，壓縮疾病期到幾近於零，控制身體頂多在「微恙（小病）」狀態，期待老來免於臥床折磨。

林萬億每周固定三次在台大校園散步、打拳、拉單槓，每次至少半小時，「一定要流汗」。飲食也很注意，林萬億吃沖泡的五穀粉當午餐，早餐是水果、豆漿、蛋和燙青菜，晚餐是簡單的自助餐，拒絕油炸和辛辣等刺激性食物，口味盡量清淡、簡單。

面對老人的長照需要，林萬億說，他有退休俸，還有國民年金，不論是他推動的長照十年計畫，還是目前馬政府規畫的長照保險，未來可因應長照所需。【2009-05-30/聯合報/A3版/迢迢長照路系列報導】

愛的勞務誰扛？八成名字叫女人

【本報記者陳曉明專訪】「你係咪做過護理？」「你係咪做過煮食？」「你係咪做過洗衫？」……在「愛之勞務」調查中，有八成受訪者表示，他們在過去一年中，曾為家人提供過某種形式的照顧。而當被問到「你係咪做過護理？」時，有八成受訪者表示，他們在過去一年中，曾為家人提供過某種形式的照顧。而當被問到「你係咪做過煮食？」時，有八成受訪者表示，他們在過去一年中，曾為家人提供過某種形式的照顧。而當被問到「你係咪做過洗衫？」時，有八成受訪者表示，他們在過去一年中，曾為家人提供過某種形式的照顧。



青怡護理院，最常見照顧



手足分工，愛的難題



吃重的工作，模糊的臉孔



名人有準備

吳念真買長照險 林萬億存健康本

【本報記者陳曉明專訪】「你係咪做過護理？」「你係咪做過煮食？」「你係咪做過洗衫？」……在「愛之勞務」調查中，有八成受訪者表示，他們在過去一年中，曾為家人提供過某種形式的照顧。而當被問到「你係咪做過護理？」時，有八成受訪者表示，他們在過去一年中，曾為家人提供過某種形式的照顧。而當被問到「你係咪做過煮食？」時，有八成受訪者表示，他們在過去一年中，曾為家人提供過某種形式的照顧。而當被問到「你係咪做過洗衫？」時，有八成受訪者表示，他們在過去一年中，曾為家人提供過某種形式的照顧。

肢障女守著失智媽 罵她走不開

【本報記者陳曉明專訪】「你係咪做過護理？」「你係咪做過煮食？」「你係咪做過洗衫？」……在「愛之勞務」調查中，有八成受訪者表示，他們在過去一年中，曾為家人提供過某種形式的照顧。而當被問到「你係咪做過護理？」時，有八成受訪者表示，他們在過去一年中，曾為家人提供過某種形式的照顧。而當被問到「你係咪做過煮食？」時，有八成受訪者表示，他們在過去一年中，曾為家人提供過某種形式的照顧。而當被問到「你係咪做過洗衫？」時，有八成受訪者表示，他們在過去一年中，曾為家人提供過某種形式的照顧。

【本報記者陳曉明專訪】「你係咪做過護理？」「你係咪做過煮食？」「你係咪做過洗衫？」……在「愛之勞務」調查中，有八成受訪者表示，他們在過去一年中，曾為家人提供過某種形式的照顧。而當被問到「你係咪做過護理？」時，有八成受訪者表示，他們在過去一年中，曾為家人提供過某種形式的照顧。而當被問到「你係咪做過煮食？」時，有八成受訪者表示，他們在過去一年中，曾為家人提供過某種形式的照顧。而當被問到「你係咪做過洗衫？」時，有八成受訪者表示，他們在過去一年中，曾為家人提供過某種形式的照顧。